

平民日報

周家兒媳婦

(藝文)

第一五七號



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出版

周家兒媳婦

周家的兒媳婦王氏，這天在自己的房裏吊死了。這消息傳了出去，便成了全村人談話的資料。

咱們中國有一種不好的習俗，尤其是在鄉間，就是做父母的，只憑媒人的一片花言巧語，便把女兒隨便許了人家。要是結果好，那麼還沒有什麼話講；結果不好呢，父母也決不承認是自己害了女兒。只說女兒的命運不好。做婆婆的，虐待兒媳婦，在中國舊社會裏又是一

件很尋常的事。兒媳婦受了婆婆的虐待，如果丈夫待她好，那還沒有什麼；要是丈夫待她不好，或者兒子也沒有，丈夫竟死了，那簡直是活受罪！周家兒媳婦的尋短見，就因為她出嫁沒有幾天，丈夫死了；她受不過婆婆的虐待，只好自己吊死了。

周家兒媳婦的父親王保生，雖然讀過些古書，但是他的思想陳舊，錯把如今的世界看做古時候的一樣。

兩年前的春天，王氏還是一個十五歲的小姑娘。有名的媒婆孫二大娘，到她家裏去給她說媒，一片花言巧

語，說得她的父親滿心歡喜，竟把她隨便許了人家。舊式家庭的女子，對於自己的婚姻，是無權過問的；所以當孫二大娘來說媒的時候，她只紅着臉躲開。

周家的兒子，本來是一個身體不強健的人，在一年之前又染得了肺病，最初不過稍微有些咳嗽，不料後來一天厲害似一天，咳得聲音都變了，痰中帶血，兩眼陷落，瘦得漸漸不成人樣了。鄉下人生了病，每每不懂得找醫生診治，只是求神拜佛，請道士送鬼，或者吃菩薩面前的香灰，所以很平常的小病，有時竟會鬧成大病，

甚至於白白的送了一條命。

周家的景況總算不錯，周老頭兒以前也進過考場；思想頑固却是免不了的。他就只有這一個兒子。兒子病了，而且病得十分厲害，他當然也很擔心。但是他只相信求神拜佛，請巫婆看香頭，請道士送鬼。至於病人身體應該怎樣的調養，或者請醫生來診治、這些正當的辦法，在他是絕對不相信的。所以他兒子的病勢，越來越沉重；眼看着他在人世的日子是不能長久了。

周家的鄰居潘老先生，有個兒子在北平的大學裏學

醫，鄉下人都叫他做『潘大夫』。這時候恰好放了暑假，潘大夫已經回家來了。周家兒子的舅母，主張請他來替外甥治病。可是周老頭兒不肯，因為他對於中醫已不十分相信，何況潘大夫是個西醫呢！他說：『人家在洋學堂裏讀的是洋書，學的是洋醫，咱們不是洋人，如何能請他治病？』但是舅母說：『咱們鄉下人，多見樹木少見人面，人家既上過北平的大學，無論如何，總比咱們的眼界寬些。他是鄰居，請他來又是不化錢的。而且他開的藥方，吃不吃還得由咱們自己。』後來周老頭兒只

得勉強答應，把潘大夫請過來。潘大夫把周家兒子診察了一回，臉上不免現出憂容，說：「病很兇險。最要緊的，是把病人房間的窗子開開，透透氣，使病人受些太陽光。」周老頭兒聽了這些話，嚥着嘴一聲不響，把潘大夫直往大門外讓。潘大夫走了以後，他帶氣向家裏的人說：「病人最要緊的是保持元氣，開了窗，元氣一散，性命還有嗎？說太陽光可以治病；那麼莊稼漢子，誰不是整天在太陽底下，都該長生不老了嗎，豈有此理！」他七七八八的說了半天，彷彿他兒子是給潘大夫害了一

般。從此以後，請醫生的話，便再沒有人敢提起了。

日子一天天的過去，周家兒子的病一天天的厲害，家裏的人，整天整夜守着病人，不敢睡覺，周老頭兒當然也很憂慮。忽然周老太太提議要給兒子『衝喜』。她向周老頭兒說：『衝衝喜，能使惡鬼避開。兒子的病，也許就能慢慢的好起來。』周老頭兒本來是迷信很深的人，所以對於周老太太的提議，也就同意了。『衝喜』是一種什麼玩意兒呢？就是一個人，病到十分危險的時候，假如他是個年紀大的人，便給他選好日子，做好棺材，壽

衣；假如他是個年輕的人，便替他訂婚，或者給他辦喜事，這就叫做衝喜。這種坑人的把戲，無知識的舊派的人是很相信的。所以周老頭兒馬上翻了翻曆書，選定了一個黃道吉日，並託孫二大娘趕緊去通知王家。

王保生近來也知道，周家兒子病得兇險。他想想女兒嫁過去，說不定沒有幾天就得做寡婦。但是他又覺得，自己的女兒，已經許了周家；周家既經送了日子過來，就得趕快給她豫備一切。王保生把女兒的終身大事，看做兒戲一般，真夠糊塗的了。

喜期到了，周家雇了一頂花轎，把兒媳婦抬了過來。一個走不動，站不穩的病人，由兩個漢子攙着，出來行禮。病人經過了這一番勞頓，便覺得支持不住，躺在牀上，只微微的有一點氣息了。新娘看到自己的丈夫，原來是這麼一個病人，不免偷着流淚哭泣。外面放着鞭炮，敲着鑼鼓，以及賓朋的歡呼，嘈雜的聲音，在新娘聽了，正像一把尖刀，一下下的在心中刺着，只覺得非常難過。

第二天早上，只聽得周家大門內一片哭聲。原來周家

的兒子死了。昨天穿得紅紅綠綠，鮮花一般美麗的兒媳婦，只一夜功夫，就要換上一身素白的孝服。這刺激實在夠她受的了。她異常的悲哀，成日夜的傷心痛哭。她的婆婆，不獨不來安慰她幾句，反狠狠地罵着，說她進門就哭，衝散了喜氣；哭死了丈夫，還想把公婆和一家人都哭死。她受了這委曲，更覺得傷心。她想想這樣痛苦的生活，怎麼能長久下去！這天一早，她便背了婆婆，竟自走回娘家去了。

她一路上想着：出嫁的那一天，母親捨不得她，把眼

睛都哭腫了，現在見她回來，心裏一定高興。

她的母親忽然看見女兒穿了一身素白的衣服哭着跑回家來，知道情形不好，不禁嚇呆了。她跑到母親的身邊，牽住了母親的衣服，號淘大哭，向母親訴說這三天中的遭遇，現在想住在自己家裏，不願意再到婆家去了。

她的母親，聽了女兒的話不禁也傷心起來，陪着女兒哭了一場。她覺得女兒的命運太苦了，想把女兒留在家裏住幾天，給她一番的安慰，使她好好的休養一回再說。不想她的父親，原是一個自作聰明，實在很糊塗的

人，却不贊成她母親的主張，說了些什麼嫁出門的女兒，潑出門的水，許多不近情理的古話。末了，他女兒把婆婆罵她的話背出來，不料這老先生聽了，不僅不說兩句公道話來平平女兒的氣，反瞪了女兒幾眼，並且說：『你好好的回家來住幾天，倒沒有什麼，現在因為受了婆婆的委曲，就哭着跑了回來，這成什麼體統！做媳婦的人，誰也免不了受委曲的，却要能忍耐！你現在就這麼鬧着哭着跑回家來，萬一你婆家有什麼三長兩短的話，那時做父母的面子豈不給你掃淨了嗎？』她的母親，站在一

旁，聽她父親這樣一說，也再不敢留女兒在家裏住了。但她是背着婆婆跑回家來的，現在單要她一個人回去，她無論如何不肯走；而且天又晚了。她再三要求父親，後來才許她暫住一夜。

她的母親想：女兒回到婆家去，一定要挨婆婆的打罵。不如自己送她去，在她婆婆面前說幾句好話，也許她婆婆不會十分計較。

她在母親家裏住了一夜，母親向她說了許多安慰她的話。第二天一早，父親迫着要她回婆家去。她雖然十二

分的不願意走，但是見着父親的這張兇嘴臉，又聽了母親一夜的勸告，沒有法子，只好跟着母親離開娘家。

她們一同走進周家的大門，母親在前，女兒在後。想不到婆婆見了她的母親，睬也不睬，只當沒看見一般。她回頭看見了她的兒媳婦，忽然眉頭一繃，邁步上前，狠狠的兩巴掌，把她打倒地上；打了不算，接着還痛罵起來，說她哭死了丈夫，使周家絕了後嗣；說她晚上不回來，在外邊敗壞周家的門風。她的母親在旁，實在聽不下去，想申辯幾句，不料婆婆不等她開口，回轉身來，

走到屋子裏去了。她的母親沒法，只好在門外大聲說了幾句，又叮囑了女兒幾句，然後一個人獨自回家去了。

她此後在婆家受的虐待，更加厲害。她哭嗎，便說她哭死了丈夫，現在還想哭死別人；她不哭嗎，便說她丈夫死了，不表示哀痛，心腸一定很壞！總之，她的一舉一動，在她婆婆看來，都覺得討厭罷了。她的小姑，又常常在她婆婆面前播弄是非，火上加油，使她沒一天不挨罵挨打。她實在想再逃回娘家去，但是一記起了父親的那張凶惡的嘴臉，母親送她回來時所受的侮辱，逃走的

勇氣便沒有了。

有一天她給婆婆送茶去，失手打破了一個茶杯。她嚇得躲在自己房裏，婆婆叫她也不敢答應。這回婆婆的氣可大了，拿着一根門門，幾步走進房來，給她一頓毒打，直打得她滿身青紫，痛苦難禁。婆婆走後，她在房裏忍不住哭泣，小姑又到婆婆面前挑撥是非，說她挨打不甘心，在房中罵人。她的婆婆又走進房來，給她一頓毒打。她竭力向婆婆申辯，說她沒有罵人，並且跪在婆婆面前求饒，但是婆婆不睬。她也就把心一橫，讓婆婆動手。

當晚，她就在自己的房裏吊死了。

按理說來，夫婦的感情壞了，還可以彼此離婚，何況死了丈夫！至於丈夫死了，寡婦再嫁，那更沒有問題，而且現在的法律也允許。父母把嫁出門的女兒，當做潑出門的水，死活不管，那是頂不應該的。婆婆虐待兒媳婦，雖然是一種很壞的風俗；但是娘家如果爭氣一點，恐怕這些做婆婆的也再不會那麼狠毒了吧！


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七月

初版

周家兒媳婦（一冊） 定價大洋二分五釐

編著者 顧 綺 仲

校訂者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

出版者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

印刷者 臨時 攝 華 印 書 局

發行者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

北平石駱馬大街二十一號
及定縣城內攷棚

